Tai Hon Kong Bo Ltd., Pudlishers
Entered At Vancouver Post Office
As Second Class Matter

The Chinese Times

Volume 31 No. 21 Friday May 25 1928

Chinese Times 443-445 Carrall St
P O Box 260 Phone Sey 7092
Vancouver, B.C.

大漢公報

中華民國十七年五月廿五號 【星期五】
孔子二千四百七拾九年 夏曆歲次戊辰年四月初七

【言論】

濟南案之將來 【記者】

濟南名城。現在倭賊滿佈。政治主權。且淪歸其掌握。藉口搜查軍火而開開驛騷。此生人之受蹂躪也。犀宇菁華燬於火。人民肝腦塗於地。此權害者之寃恥也。他若沿隴濟路段之區。無不在戲蹄踐踏之下。此事將如何結果。當爲愛國者時輒戚然於心。以余測之。蓋不堪言而已

夫內訌足召外患。乃事理之必然。鬩牆而共禦侮。昔賢已垂明訓。今倭寇之凌蔑東魯。內訌實召之然。向使羣府當局。於濟南事變後。允納奉張息爭之議。合作禦侮之策。將意切內爭間隙。俟之他日解決。而先鼓舞民心。張藉民氣。與倭奴壹決死戰。雖敗固猶榮也。矧遠東問題。有關世界。均勢局破。舛碍和平。若果與宣戰。自必有第三者急出調處或干涉之。倭賊之痛苦。友誼甚篤。予與國人。當同聲感謝心雖野。固不能無所顧忌。則我國或可無多損失耳。惜乎。党府中人不出此。唯勇於私鬥而怯於公戰。於日本之要求。竟伈伈倪倪。恭順不遑也。

忖羣府中人之意。豈不以姑順其要求。而國際聯盟可仲裁歟。抑知一經允納條款。經試驗。細按之當能記憶。余以爲大同之化。無種族畛域之分。救世界戰爭之慘禍。自爲禍首。而其炮轟濟南。殘殺有衆。乃出於正當防衛。抗拒党軍擾掠矣。無怪倭奴相得以踐蹯滿志。倘實言料其出兵神速。應付有方。澤及外僑。以惑世界人士之聽也。又無怪美國務卿吉樂氏。尚謂未接有不事與願違。南方標語。以党治國。尊三民主義爲救濟良方。不思容共反共。左派右派。黨尚未能一統。何能治國。若謂委員制爲最良。歐法蘇維埃政府。則以昔日七總裁之在廣州。其成績究若何。中外人當能見之。全民政治未見實行。乃以少數党人强制多數。衡以民權之說。當然抵觸。今民生凋敝已極。南北固無二致。若以國民党內部派系攸分。同床異夢。軍事時期稍過。權利之爭必興。倭奴狡黠。從而播弄之。安有即臻妥協平靖者。觀於馮軍長驅直南。而日本即調蔣軍假道北上。俾成兩虎一山之局。更可見其心計之工。就此推測。所謂統一。靠固政府。誠不知遙遙何日。縱令有之。以其平昔畏日如虎之習。亦豈有强勁對付之謀哉。是故濟南案之將來。慘死者將與沙基案之鬼。相對痛哭。而日本則或得多量之軍費賠償。或汶陽之侵地不復返。曩其失利於華會者。將得他滿足其侵畧之夙願耳。可勝慨哉。吾不知寧府党人。其何以謝民衆也。

國內通訊

段祺瑞縱談時局

天津通訊。段祺瑞氏自居津門後。每日以圍棋作時自遣。訪者往謁。叩以對于時政之意見。誌其談話如下

問。執政對各國禁運軍火來華之意見若何。答。報載各公使協商實行禁止軍火輸入并加入多數友邦。減少無謂戰爭。輕人民痛苦。友誼甚篤。予與國人。當同聲感謝

問。執政對於南方所盛行之主義與學說之觀察若何。答。新進少年。喜談主義。崇尚學說。一唱百和。不求甚解。要知學說界線甚隘。入主出奴。多一不精當之學說。往往轇轕千百萬生命。泰西各國。幾經數百年之研究。始有今日之成績。我國人民程度。相差太遠。即以選舉一端而論。全國有選舉權者。不過百分之一。其餘百分九十九。皆目不識丁。何能行選舉。即以代議制而論。全國人民。能代表自己意思者。不過百分之一。其餘百分九十九。皆不知代議爲何物。何能行代議。即以政黨而論。全國人民。能組織政黨者。不過百分之一。其餘百分九十九。皆不知政黨爲何物。何能組織政黨。即以內閣而論。全國人民。能組織內閣者。不過百分之一。其餘百分九十九。皆不知內閣爲何物。何能組織內閣。即以軍隊而論。全國人民。能組織軍隊者。不過百分之一。其餘百分九十九。皆不知軍隊爲何物。何能組織軍隊。即以財政而論。全國人民。能整理財政者。不過百分之一。其餘百分九十九。皆不知財政爲何物。何能整理財政。即以外交而論。全國人民。能辦理外交者。不過百分之一。其餘百分九十九。皆不知外交爲何物。何能辦理外交。即以實業而論。全國人民。能經營實業者。不過百分之一。其餘百分九十九。皆不知實業爲何物。何能經營實業。即以教育而論。全國人民。能教育子弟者。不過百分之一。其餘百分九十九。皆不知教育爲何物。何能教育子弟。即以交通而論。全國人民。能交通消息者。不過百分之一。其餘百分九十九。皆不知交通爲何物。何能交通消息。即以慈善而論。全國人民。能慈善事業者。不過百分之一。其餘百分九十九。皆不知慈善爲何物。何能慈善事業。即以工商而論。全國人民。能工商業者。不過百分之一。其餘百分九十九。皆不知工商爲何物。何能工商業。即以農業而論。全國人民。能農業者。不過百分之一。其餘百分九十九。皆不知農業爲何物。何能農業。即以衛生而論。全國人民。能衛生者。不過百分之一。其餘百分九十九。皆不知衛生爲何物。何能衛生。即以道路而論。全國人民。能修道路者。不過百分之一。其餘百分九十九。皆不知道路爲何物。何能修道路。即以水利而論。全國人民。能興水利者。不過百分之一。其餘百分九十九。皆不知水利爲何物。何能興水利。即以森林而論。全國人民。能植森林者。不過百分之一。其餘百分九十九。皆不知森林爲何物。何能植森林。即以礦產而論。全國人民。能開礦產者。不過百分之一。其餘百分九十九。皆不知礦產爲何物。何能開礦產。即以工藝而論。全國人民。能工藝者。不過百分之一。其餘百分九十九。皆不知工藝爲何物。何能工藝。即以畜牧而論。全國人民。能畜牧者。不過百分之一。其餘百分九十九。皆不知畜牧爲何物。何能畜牧。即以漁業而論。全國人民。能漁業者。不過百分之一。其餘百分九十九。皆不知漁業爲何物。何能漁業。即以製造而論。全國人民。能製造者。不過百分之一。其餘百分九十九。皆不知製造爲何物。何能製造。即以貿易而論。全國人民。能貿易者。不過百分之一。其餘百分九十九。皆不知貿易爲何物。何能貿易。即以銀行而論。全國人民。能銀行者。不過百分之一。其餘百分九十九。皆不知銀行爲何物。何能銀行。即以保險而論。全國人民。能保險者。不過百分之一。其餘百分九十九。皆不知保險爲何物。何能保險。即以會計而論。全國人民。能會計者。不過百分之一。其餘百分九十九。皆不知會計爲何物。何能會計。即以統計而論。全國人民。能統計者。不過百分之一。其餘百分九十九。皆不知統計爲何物。何能統計。即以法律而論。全國人民。能法律者。不過百分之一。其餘百分九十九。皆不知法律爲何物。何能法律。即以政治而論。全國人民。能政治者。不過百分之一。其餘百分九十九。皆不知政治爲何物。何能政治。即以國家而論。全國人民。能國家者。不過百分之一。其餘百分九十九。皆不知國家爲何物。何能國家。即以世界而論。全國人民。能世界者。不過百分之一。其餘百分九十九。皆不知世界爲何物。何能世界。即以宇宙而論。全國人民。能宇宙者。不過百分之一。其餘百分九十九。皆不知宇宙爲何物。何能宇宙。即以萬物而論。全國人民。能萬物者。不過百分之一。其餘百分九十九。皆不知萬物爲何物。何能萬物。即以一切而論。全國人民。能一切者。不過百分之一。其餘百分九十九。皆不知一切爲何物。何能一切。即以無所不知而論。全國人民。能無所不知者。不過百分之一。其餘百分九十九。皆不知無所不知爲何物。何能無所不知。即以無所不能而論。全國人民。能無所不能者。不過百分之一。其餘百分九十九。皆不知無所不能爲何物。何能無所不能。即以無所不爲而論。全國人民。能無所不爲者。不過百分之一。其餘百分九十九。皆不知無所不爲爲何物。何能無所不爲。即以無所不用其極而論。全國人民。能無所不用其極者。不過百分之一。其餘百分九十九。皆不知無所不用其極爲何物。何能無所不用其極。即以無所不至而論。全國人民。能無所不至者。不過百分之一。其餘百分九十九。皆不知無所不至爲何物。何能無所不至。即以無所不在而論。全國人民。能無所不在者。不過百分之一。其餘百分九十九。皆不知無所不在爲何物。何能無所不在。即以無所不有而論。全國人民。能無所不有者。不過百分之一。其餘百分九十九。皆不知無所不有爲何物。何能無所不有。即以無所不無而論。全國人民。能無所不無者。不過百分之一。其餘百分九十九。皆不知無所不無爲何物。何能無所不無